

罵人的結晶

虞山襟霞閣主人編

△一名罵人九十九法▽

愛情破裂之罵

【事實】余女士初肄業於滬南某大學，研究詩古文辭甚勤；某大學故男女同校，有李生，同學中之高材生，以文學家自豪。一日，值余女士於休息室，故朗誦其所作新詩，余女士不無心動，亟索讀其稿；李生貌雖不揚，然卒因此締鸚鵡之盟。余女士爲富家女，其父於海上爲豪商，往往有慈善會聘女士出任公益事，女士亦極肯賣力，名遂噪於一時，爲社會交際花。後漸好出入舞場，與男友留連竟夕，李生聞之大恚，嘗約會於某公園，深責余女士，余女士但嫣然一笑而已，放蕩如故，於是二人之邏輯名論以起。

一·罈·公·開·的·醇·酒· 吾愛！我想起你利別一個男性在貼身地相偎相倚而打其迴旋之舞時，真使我發抖了。你如果毫無心肝，不把我放

在你眼內的，從前就不必假意騙我；如果你從前所說的話，句句是真的，現在又何苦假意使我難受呢。我此刻不想存心罵你，但總覺得大凡一個女子，席未暇暖而能夠別扯另一個男子去親近，非妓女的行逕而何；我寫這一封信給你，並不是故意要作無謂之呻吟；只因你我二人，既經有盟約在先，我雖不敢說有什麼權衡來管束你，大概說一兩句話，總許我暢所欲言的罷。今日的我，我就不滿意你沾染了和妓女一般無二的態度；你原是神聖潔淨的小姐，而竟任意和別的男性相摟相抱，甚而至於……在過慣禮教生活的中華民國，你道成何話說呢？你別誤會，誤會我忽然要行使其夫權；把你當作我的所有物一般，威嚇你，監視你；其實我自己往往感覺得世界原是一個虛空，譬如你的明眸，在嫣然一盼之下，從前是引誘我的，此刻又去勾引旁人罷；我深恨自己生性木強，從不肯以不肖之軀

，混在舞場裏胡鬧。要是我在舞場裏肯低首下心去胡鬧，陪著你一塊兒胡鬧，恐怕你此刻已經換了味，你未必又願意罷。古人說得好，女人是楊花水性，天生的見一個愛一個，統不計較有人在暗地裏發抖；大概現在發抖的，又不止我一個了。以你的青春和美貌，富於吸引力的嬌俏面龐，曾經使我刻刻陶醉的，當然！當然！別一位男性看了你，也未必不陶醉，你此刻真不愧是一罈公開的醇酒，故意發散出撲鼻之香，而使任何人領略其陶醉呀。我老實告訴你，你見過一個好好的男子自殺不會呢，或者願意看一個好好的男子自殺嗎，你若願意的話，並沒有一絲一毫虛偽；我就可以自殺給你看；雖然你是給別一個異性擁抱着，在笙簧競奏的細樂之中，度其溫柔曼妙之樂，並不計及誰何爲你而自殺，有人以爲在你抱了這種態度之下；而我竟然肯爲你自殺，未免等於白死，但我總覺得並非絲毫沒

有意義，要使除我以外迷戀你的人，知道一個警惕，要使你新結識的許多戀人當中，不致再蹈我自殺的覆轍。所以我在未死之前，應當把你的行爲，昭告普天下人，咸使聞知，知道你本來是一個迷人的騙子，專一騙上男子去自殺的，使世人無一不明白你原來具有既黑且辣的心腸；那麼，我雖死，便死得不冤枉了。世人往往說，女子是有柔媚的德性的，孰知柔媚僅裝點在臉上，而黑辣乃潛伏於心腸，怎不令人不爲她去尋死呢。記得我和你認識之時，領受了你的柔情媚態，以爲天荒地老；你但有傾誠於我之一個；那時我私心竊喜，引爲無上之幸福，又誰知你的楊花水性，正與一般婦人相同，不會跳出例外呀。我現在寫這封信，未嘗不具有幾分最後的希望，希望你能回心轉意，使我從前所引爲無上幸福的，依舊繼續下去而不致失望，然而其權操之於你，我呢，不過是一種希望罷了。未了

，還祝你的福。

人類而帶有狗性。李君！我實在料不到你有這封不講情理的信來干涉我，大概因我前晚沒有赴你的約會而致酸氣填膺吧。身爲一個堂堂男子而至於酸氣填膺，以呷醋爲能，則並非一個可希冀幸福的男子可知，我真爲你可惜了，你不要誤會，我始終並未曾開口說過做你的人，你竟管束起我來，那不能不令我驚訝到萬分的了。你須回想一下，我之和你相處，是不是純粹掏出一顆真心，以你瘦黑憔悴的臉容，而竟能長時期深藏在我心坎中，可見友愛之情，並不後於任何一個，我正因你可愛的一點，是賦有詩人的氣概，誰料你竟會嫉妬起來；夫嫉妬乃人類的惡根性，而詩人尤其不該有的。而今而後，乃知你並非詩人了。人生在世，本不過數十寒暑，難道在此數十寒暑之中，叫我白白放過及時行樂的機會，必須等到雞皮鶴髮

之時去追悔麼；你自己給吃人的禮教，束縛得永遠不能翻身，反過來却大肆咆哮；我真不得不痛惜你的固蔽的頭腦了。平常人樓住自己的老婆，只許州官放火；不許百姓點燈般的不肯放鬆一下，這種人，祇是臭男子淺窄的根性罷了，他對於男女的見解，只像一條狗一樣，見着別一條公狗爬上母狗的背上時，不期然而然發威嚎一聲，咬一口；堂堂的人類，不幸而竟帶有狗性，未免使人覺得對手那方一何低劣至此。說到朋友之道，即使在舞場周旋，有何失去身份之可言，唯其眼孔不大的臭男子，仍會庸人自擾般呷其酸醋，大概一個女子所最害怕的，莫過於嫁上具有此種品性的男子，幸而我和你不曾明白說定訂爲夫婦，僅在高熱度的朋友境界裏適可而止。如果做你老婆的話，那還了得，你不難會把我監禁起來，不難使我憔悴愁悶而死了。你須要明白，男子行使夫權的社會，已經成爲過去